

# 城墙,留住了西安人最深的念想

曾经,它在兵戈扰攘中千疮百孔、破败不堪;如今,它在保护传承中巍然挺立、游人如织。西安城墙,如同一位历经沧桑的老人,在一千多年的时光中,诉说着这里的变与不变。在对它的保护与传承中,也留下了一段动人的故事。

## 开启时光隧道

始建于隋唐、扩建于明代的西安城墙全长13.74公里,是我国现存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代城墙建筑。

含光门是西安城墙“最年长”的部分,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到本世纪初,考古人员陆续在这里发现了隋唐时期的门道遗址、夯土及水道遗址。西安唐皇城含光门遗址博物馆馆长郭桂社说:“这段城墙中包含着1400多年前我国古代政治、军事、工程技术等多方面丰富的文化信息。”



# 《灯火里的中国》:万家灯火下的闪光人物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出品的综艺节目《灯火里的中国》自播出以来,关注热度持续走高。

该节目创新性地以灯火之光作为核心视觉符号和情感象征元素,结合不同的音乐寻找、照亮城市中的普通人物,将宏观的国家经济与城市发展内容融入具有代表性的生活实景中,让烟火气与灯光秀交相辉映,照亮新时代城市风貌,助燃普通人的梦想。

节目首站来到了素有古城之称的西安。夜幕降临,西安城中点亮了万千灯火。两千多年前,这里是丝绸之路的起始之城,数不清的驼队开辟出连接东方与西方的古老商道。这些灯火延续千年,至今未灭——西安国际港务区集装箱码头上,一辆辆中欧班列满载着文化商品和贸易货物,为和平发展与世界繁荣而奔赴征途。

《灯火里的中国》最大的创作特色就是以历史为轴,让音乐旋律与都市灯光相互适配。歌曲《一路同心》畅想着“一带一路”美美与共的愿景,一曲《我为钟狂》激发了人们对民族音乐和汉服文化的兴趣,《光影记忆组曲》述说陕西电影文化的影响力,《奔跑的青春》则呈现西安现代化的高速发展……行进有序的灯光配合音乐节奏,连接起城市的文化脉络,“散点透视”出当代中国砥砺前行的美好图景,让每一个观众都能在这场“城市交响”中感受时代发展的脉搏。

《灯火里的中国》所呈现出的美好画卷,既有大场景、大气象,更不乏点缀在城市生活之中、为城市发展提供源源不竭动力的微光人物。比如,节目从介绍秦岭自然生态环境引出板房子保护站的护林员们,讲述他们为守护被誉为中华民族“祖脉”的秦岭而勇敢守护的故事。创作者用纪录片的手法讲述了护林员进山更换监测野生动物的红外相机储存卡的过程。大山深处,没有可供人行走的道路,他们必须自行摸索。在他们的努力下,每年红外相机都能采集一万多张野生动物照片和千余条野生动物视频,让专家对秦岭生态有了更全面的了解。在红外相机的一次次闪光中,观众见证了秦岭生态的持续改善,也感受到了时代奋斗者看似微小、实则强大的奋斗力量。还有西安国际港站运转车间调车组的成员在一首《我们走在大路上》中,守护着国际港的灯火璀璨;在歌曲《千年之恋》中,文物保护修复专家在修复灯下“拾”起历史的时光,传承千年的文明;一曲老舍唱的歌曲《敬》,则把西安航天科研工作者对苍穹的向往唱了出来……他们作为新时代的建设者,年复一年地为城市和国家的繁荣贡献着光与热。

在《灯火里的中国》中,“灯光”与“音乐”是核心概念,“人”与“烟火气”是表达内核。节目梳理出一座城市从古至今的生命脉络,描绘出新时代社会发展的美好图景。以城为镜,映照未来,灯火里的中国故事用表现形式的创新、表达方式的突破,实现主流价值的创新传播,不失为综艺节目正能量传播的有益尝试。 □鲁晶石

隋开皇二年(公元582年),宇文恺作为总工程师主持修建隋都大兴城。位于大兴城皇城西侧的含光门,就是在那个时期修建的。唐沿隋都,大兴城更名为长安城。

虽历经长安城废墟,作为唐长安皇城南面的三座城门之一,含光门沿用了数百年。明清两代多次修建西安城,含光门被包在城墙之内,其遗迹也得以保存至今。

今天的西安城墙主体始建于明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朱元璋下令重新修建西安城墙,历时8年,使西安城墙有了现在的规模。又经过600多年的兵火战乱、朝代更替和社会动荡,西安城墙逐渐失去了原本的军事防御功能,到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西安城墙早已风采不再。

今年90岁高龄的郑泽尧还记得那时西安城墙的旧模样。在他珍藏的一张黑白照片上,城墙上杂草丛生,几头低头吃草的羊也凑巧入了镜。这张老照片拍摄于48年前,“那时,我们常带孩子来城墙玩,城墙根堆满垃圾,墙头有人放羊,墙角还有人直接挖洞自住。”郑泽尧回忆。

尽管破败不堪,西安城墙仍承载着这座城市独有的记忆与感情。西安市民王肃说起城墙满怀感情:“我小时候就住在城墙的南门附近,老西安人样样都要跟城墙扯上关系,说人脸皮厚,‘就跟城墙拐角一样’;羊肉泡馍,我们叫‘水围城’。”

## 呵护文化遗产

墙护人,人亦护墙。

1983年起,西安全民保护城墙工程正式启动:清理占用瓮城的单位,修复东门、北门箭楼,补建南门闸楼、吊桥,修建环城公园……及至21世纪初,这场持续了二十余年的“护城”工程,终于让“遍体鳞伤”的西安城墙重现往日恢宏雄姿。

随着时间的推移,新的挑战又摆在了文物保护工作者面前。“古代修城墙用的夯土是黄土过筛后再加糯米浆构成的,十分瓷实坚固。但在80年代大规模维修中,受当时材料短缺和技术滞后的影响,城墙有些地方填得不实,这就造成近几年城墙内部出现空洞、表面出现裂缝的现象。”西安城墙管委会副主任吴春介绍。

为更加科学地对西安城墙进行保护,西安城墙管理委员会于2004年正式成立,这支集合保护、研究、修缮、传播、运营管理为一体的专业团队开始为西安城墙提供更科学、可持续的保护。西安城墙也开启了“预防性保护”的创新探索,成为全国不可移动文物保护的先行者。

一年4次,城墙专家组走在环城城墙监测的路上。他们从地下水观测井观察墙体的沉降、防渗;用数字水准仪和标尺丈量一处处墙体裂缝……城墙上的各种活动,都在静态、动态承载量的精密监测之下。

寇重辉是西安城墙的一名文物稽查巡查员,他平时的主要工作就是携带工具监测城墙裂缝、下沉、砖墙风化等病害发展情况。他说:“与之前的抢救性保护不同的是,我们会对城墙病害进行提前干预、降低风险。”

目前,西安城墙已逐步搭建起全覆盖监测体

系,8000多个监测点位守护着城墙的安危。文保人员能及时发现问题及发展趋势,评估原因和险情,并进一步采取措施消除遏制病害的发展。

## 寄望“长安永安”

东门——长乐门、西门——安定门、南门——永宁门、北门——安远门,西安城墙这四座主城门的名字,从“长安永安”各取一字。

今天,完整贯通的城垣与现代城市生活融融共生,西安城墙正讲述着“活的历史”。围绕着城墙、护城河、环城公园、顺城巷,西安城墙实施的整体保护和综合改造使它的面貌焕然一新。

自2007年,韩存枝开始用镜头记录西安城墙的变化,十多年间她拍摄了6万余张照片。她说:“以前城墙的护城河水臭气熏天,环城公园又脏又乱,我陆续拍摄了这些地方的修复与整治,见证了河水由浊到清,公园由乱到治的变迁。”

“90后”李松泉是曲江城墙旅游发展有限公司的一名工作人员,在他眼里,“把西安城墙的历史、文化和年轻人热衷的东西融合在一起,是我们目前最为关注的事情。”

如今的西安城墙已经开发“李小白”“唐小妃”等各种IP,并衍生出玩偶、盲盒、数字藏品等各种文创产品,深受年轻消费群体的喜爱。城墙上多彩的文娱活动也让年轻人纷至沓来。

清晨,南门永宁门的吊桥缓缓放下,金甲武士从城墙内阔步而出;傍晚,城门四周华灯璀璨,乐队的弹奏声悠然响起。漫步西安城墙,不少游客汉服飘飘、花钿灼灼,与千年古都浪漫相约;年轻人在城墙上跑步、骑行,用青春活力向古老城墙致敬。

土生土长的西安人耿红梅,每天上班都会开车穿过那些古老的城门洞,与晨练的人们和巡风的金甲武士擦肩而过。古乐声、古都新貌,她感慨:“这里,留住了西安人最深的念想。”

□杨一苗 蔺娟 雷肖霄

# 让木刻版画“舞动起来”

国家大剧院与北京舞蹈学院联合出品的原创舞蹈诗剧《杨家岭的春天》近日完成第二轮演出。舞台上,带有鲜明时代烙印的木刻版画、陕北秧歌等元素以及投身革命的文艺工作者群像,都成为观众的深刻记忆点。

《杨家岭的春天》首演于2022年。创作初衷旨在赓续延安精神,践行新时代文艺工作者的初心使命。

“起初,我们只是有一种模糊的创作冲动,知道大概要做成一部什么样的作品。”《杨家岭的春天》编剧、北京舞蹈学院院长许锐回忆,在赴延安采风的过程中,主创团队的思路逐渐清晰,硬朗挺拔的木刻版画闯入了大家的视野。

“延安木刻版画是中国美术的瑰宝,在物资匮乏的年代,能最真实地反映生活和战斗场景,集中体现了艺术家对时代的理解和创造。”许锐说。主创团队从古元、彦涵、司徒森等版画先驱的十余幅经典作品中汲取了丰富的灵感。版画和舞蹈都强调视觉表达,“这些版画作品能给舞蹈编创带来很多视觉上的启示。”以古元创作的

版画《抗旱》为例,许锐觉得,“它的构图、场面、画中的姿态,本身就像是舞蹈。”于是在《杨家岭的春天》第一幕中,这幅版画被再现为男子群舞“抗旱”,舞者们的表演张力十足,气势大开大合,几乎在舞台上一比一复刻了画中情景。再比如《入仓》《来了亲人八路军》等版画作品,“它们或是表现群众生活中翻天覆地的变化,或是表现军民鱼水情,这些丰富的内涵都会转化成舞蹈创作的内在冲动。”与此同时,木刻版画粗犷的笔触和浓郁的色彩融入了《杨家岭的春天》的舞美设计,为作品增添了厚重质朴的时代气息。

在内容主旨上,《杨家岭的春天》聚焦于文艺工作者的转变。曾经,无数有志青年从全国各地奔赴延安,融入火热的革命实践与生活,在精神升华中开创了文艺的春天,一大批影响深远的艺术经典接连诞生,《杨家岭的春天》也对前辈们的创作进行了巧妙的“彩蛋致敬”:第一幕中,当舞蹈家和音乐家融入大众,在劳动

中载歌载舞时,“新秧歌运动”的代表作《兄妹开荒》的影子若隐若现;第二幕中,文学家卷入了一场婚姻纷争,年轻姑娘大胆反抗包办婚姻,与经典民族歌剧《小二黑结婚》中小芹勇敢的身影渐渐重合;第二幕的结尾部分,文学家在夜色中奋笔疾书,窗外,黎明已刺破黑暗,“版画风格的背景里,曙光出现,太阳升起照耀耀耀,这代表着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许锐解读道。

纵观《杨家岭的春天》全剧,细心的观众已经发现,在各个篇章中以主角形象出现的舞蹈家、音乐家、文学家和美术家,都没有具体的姓名。“他们是那个时期艺术家群像的缩影。”许锐说。主创团队参考了大量真实事迹,把采风 and 查阅资料时收集的点点滴滴折射在这些角色身上,“我们在老照片里看到:洗星海、丁玲等艺术家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挽起裤腿在田间劳作;还有艺术家投笔从戎,拿起刀枪成为战士,甚至为了掩护群众撤退而牺牲了自己的生命。我们之所以没有给剧中的角色起名字,是因为他们代表着所有的文艺工作者,是一个时代的见证。” □高倩

# 温暖现实主义创作何以受欢迎

年扫黑除恶常态化、政法队伍教育整顿为背景,讲述一线干警与黑恶势力长达二十年的黑白较量、殊死搏斗,彰显国家清除黑恶势力的决心,更昭示风清气正的治国盛景已然到来。还有表现高三学生备战高考过程的《大考》,讲述脱贫攻坚故事的《山河锦绣》,聚焦县域社会治理的《县委大院》等,这些作品风格不一,却都聚焦现实主义,用昨天的精神财富、今天的伟大成就、明天的信心希望温暖人心,汇聚成一股视听暖流,涌动于屏幕之上。

## 创作理念与观众期待“双向奔赴”

今天的媒介空间里,各种观点碰撞交流。处于不同社会背景、生活状态和人生际遇的观众,必然会对电视剧文本做出多样的解读。因此,为公众设置什么样的文化议程,让什么样的内容占主流,什么样的话语作主导,什么样的价值作引领,至关重要。是灰暗的、消极的,还是明亮的、积极的,对于普通观众的心理将产生截然不同的影响,进而作用于整个社会心理。从这个角度看,新近涌现的现实题材电视剧秉持温暖现实主义创作理念,勇敢进入时代和生活的中心场域,挖掘现实中的美好、温情,即使表现负面内容,也努力从生活的歌咏中提炼直抵人心的理想之光、正义之光、善良之光,使观众心中澎湃起脚踏实地、向阳而生的信念,迎难而上、奋起拼搏的勇气。

在媒体深度融合,“观看”行为发生巨大改变的背景下,这些观众通过点赞、评论、画画、做表情包、二次剪辑等方式与作品对话、与他人交流,构筑起一个以电视剧作品为中心、不断充实发展的话语空间,在社会中凝聚起一种守望相助、团结奋斗的精神力量。

## 让温暖成为影视创作的主基调

温暖现实主义饱含对生活的爱意、对社会的善意、对人民的敬意,不只可以指导现实主义创作,还能成为所有影视创作都能借鉴的艺术经验。这种经验大体分三方面。

创作应以现实为依托,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温暖现实主义电视剧是时代的产物、实践的结果,它始终来源于现实又服务于现实,反映真实生活而不是扭曲真实生活,这是温暖现实主义

的生命力所在。唯有贴近,才能感知温度、传递温暖,创作出真实可信的人物、符合逻辑的行为、严谨的细节,打动观众。这是艺术的规律,也是生活的规律。

创作应以温暖为基调,尊重多元表达。温暖现实主义需要以温暖为基调,以明亮为底色,但这并不意味着剧集通篇只有一种温度、一种颜色。温暖是一种相对的感受,能在和寒冷、阴暗博弈对抗时被进一步凸显出来。若一味地、片面地表现温暖,拒绝其他感知,容易造成“低级红”“浅表暖”。因此,我们应当扭转对温暖现实主义的窄化理解,加深对丰富现实的多元表达。比如,《县委大院》中,梅晓歌主动发现问题、触礁矛盾,解决治理难题,这是一种温暖;《狂飙》中,警察安欣不畏强权、揭露黑暗,守望公平正义,这是一种温暖;《山河锦绣》中,半山村和柳家坪的村民们正视不足、化解恩怨,摆脱贫困局面,这也是一种温暖。

创作应以实践为导向,加强理论研究。业界应和学界加强合作,围绕温暖现实主义进行理论阐释、调查研究、案例分析,完善文艺评论对温暖现实主义的评价体系,在现有标准下增加贴近性、当下性、典型性等新指标,并在科学的理论指导下形成一套全行业、全社会共同参与、共同维护的创作体系。比如《县委大院》的编剧在某县政府挂职近半年,《山河锦绣》的主创团队采访了近百位扶贫工作者,《狂飙》剧组在拍摄过程中得到了政法系统专业力量的指导,这些事例都是社会各界帮助参与温暖现实主义创作的有益经验,为何完善现实主义创作生产机制带来启示。

总而言之,要创作出具有现实意义的影视作品,不能满足于浅尝辄止地观察和体验生活,更需要通过多元的形式、多方面的支持,深刻地感悟生活、理解生活、挖掘生活。今年,电视剧继续围绕温暖现实主义深耕细作,续写路遥小说《人生》、呈现一代农村青年奋斗历程的《人生之路》,聚焦律政行业、讲述初入职场年轻人成长的《平凡之路》,从科技新切入、描绘一座城市的成长历程的《青春之城》等,这些作品均获得了良好口碑和热烈反响。新时代的中国电视剧创作正在形成一个与时俱进、开放包容的文化体系,以温暖的笔触温暖着现实,温暖着世道人心。 □朱传欣



古长安,无数文人骚客到访于此,或以文会友,或对酒当歌,留下一篇篇唐诗,千古传颂。如今的西安,行走在千年古都的街巷阡陌,或诗情画意,或历史浮现。长安与西安,就这样巧妙地重合,品读着唐诗里的一字一句,沉浸式逛西安,你会发现,这座城满是韵味。

慈恩塔下题名处,十七人中最少年。  
——唐·白居易《句》

始建于唐代的大雁塔,是西安的地标性建筑。吟诵着千古名句,登宝塔、览长安,相信你也可以体会几分昔年白居易雁塔题名时的年少与得意。

归绕曲江烟景晚,未央明月锁千门。  
——唐·李绅《忆春日出江宴后许至芙蓉园》

唐时的芙蓉园和曲江是唐文化的荟萃地,也是长安城的标志性区域。如今行走在大唐芙蓉园,诗句中的“曲江烟景”仿佛从未消散,竟一时分不清历史与现实。

传语风光共流转,暂时相赏莫相违。  
——唐·杜甫《曲江二首》

唐长安城的曲江池两岸,楼台起伏、宫殿林立,绿树环绕、水色明媚。大诗人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刘禹锡等都曾到此一游,留下脍炙人口的名句。现在,即便是在曲江池短暂停留,美景依然让人流连忘返。

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  
——唐·杜牧《过华清宫绝句三首·其一》

骊山因景色翠秀,美如锦绣,故又名“绣岭”。华清宫倚骊峰山势而筑,规模宏大,建筑壮丽。时至今日,登上骊山,只需一个回眸,长安即若隐若现。

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  
——唐·白居易《长恨歌》

如今的骊山秀美依旧,而锦绣堆中的爱恨情仇,已从诗集走向舞台。大型实景历史舞剧《长恨歌》,重现千古绝唱的爱情传奇,为万千游客在现实中增添了独属于西安的浪漫记忆。

金阙晓钟开万户,玉阶仙仗拥千官。  
——唐·岑参《奉和中书舍人贾至早朝大明宫》

大明宫是唐朝最宏伟壮丽的宫殿建筑群,也是当时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宫殿建筑群。现在,若从西安站抵达西安,便能“一步”走进丹凤门,在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感受“千官之官”的壮观与这座城市的厚重。

长安大道连狭斜,青牛白马七香车。  
——唐·卢照邻《长安古意》

唐长安城纵横的大道连着小巷,四通八达,川流不息。卢照邻的这首诗托古意而写今情,展现了当时长安社会生活的广阔画卷。千年后,若从空中俯瞰西安,依然能发现“四方城”的城市格局,时光也仿佛从未走远。

送君灞陵雨,流水流浩浩。  
——唐·李白《灞陵行送别》

在唐长安城东南三十里处,有一条灞水。唐代,人们出安东门相送亲友,常常在这里分手。因此,灞上、灞陵、灞水等,在唐诗里经常被赋予“离别”的意象。时光流转,今天的西安灞水之滨尽显生态与现代之美,唯诗句中的情愫余波荡漾,惹人遐想。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  
——唐·王维《终南别业》

巍巍终南山紧靠着长安都城,晚年的王维曾隐居山中,并将悠然自在深刻描绘,从而留下了这千古名句。现如今,终南山是西安人“最近的远方”。那份自然的闲适与生活的向往,始终寄托在这绿水青山之间。“长相思,在长安”——千年古都西安,正是一座可以吟着唐诗回家的城市。这里既留住了古长安的风雅,又续写着现代西安的诗意生活,怎能不让你回味无穷? □陈克